

曹雪芹 著
脂砚斋 评
王夕河 校注

红楼梦

原本文字揭秘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013068624

1207.41
87

《红楼梦》原本文字揭秘

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王夕河校注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676217

[20] 41
87

AS88808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原本文字揭秘/王夕河校注.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5
ISBN 978-7-5650-1328-7

I. 红… II. 王… III. 《红楼梦》—版本—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9672 号

《红楼梦》原本文字揭秘

王夕河 校注

责任编辑 王 磊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印 张	22.75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 数	433 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 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1328-7

定价: 52.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纪念曹雪芹逝世 250 周年
暨甲戌本问世 260 周年

“四大名著”文字研究系列丛书之《〈红楼梦〉原本文字揭秘》

编 委 会

顾 问 王金铃 杜贵晨 王 平 许传平

主 任 李庆平

副主任 李克明 李熙良 张海轶 张和平 李光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磊 王 燕 王太钰 王立国 王克田

王杰昌 王振星 王桂全 王桂忠 李宗刚

李宪阳 李建国 李增坡 刘洪强 邬学明

张中锋 张本章 张爱娟 张清吉 宫恩刚

秦荣国 臧振芳 魏山金 魏学成

题王夕河《红楼梦》原本文字揭秘》并贺

王公夕河，位不居庙堂之高，岁不屈耆宿之列，揭秘四著，卅年不辍。昨释金学方毕，今解红梦又果。本依甲戌，文据脂评，旨宗「借音字说」。人不随流寝兴，辟殊途于无前；术惟求真俯仰，破世讹于继绝。露布刊功，当标凌阁！

王金玲

癸巳春

王金铃先生简介

著名作家、翻译家、当代辞赋家王金铃先生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现任中国辞赋院院长，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等职。王先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作家，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其创作和著述范围几乎涵盖有关文学的所有门类。几十年来正式出版的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学理论专著、文史类作品等近五十部，约二千万字。代表作百万言的《虞舜大传》，被文史界誉为“描写中华万年创世史”“填补史前文学空白”的“反映人类史前的第一奇书”。



主要赋作有《奥运赋》、《儒赋》、《廉政赋》、《辛亥赋》等。《奥运赋》被海内外学界和传媒誉为“奥运第一赋”和“北京人文奥运标志性作品”，中国科学院立项将全文作为铭文镌铸在“奥运纪念钟”上，并作为永久纪念物安放在北京奥运村。文学翻译主要有《黑暗的心脏》、《第二夫人》、《箴言》等。他所创建的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的学说——“忘界说”，被称为“翻译理论方面的百年突破”。鉴于他在学术上的影响和知名度，从未晤面的美国著名作家欧文·华莱士的家人，遵华氏生前遗愿将华氏终生近三千万言的全部作品授予王先生独家翻译权和专有出版权。2003年2月23日，美国《国际日报》亦因他著述丰厚，作品颇具文史价值且影响广泛，称其为“廿世纪世界五大畅销书之一华人作家”。

序

杜贵晨

山东诸城学者王夕河君，自号“金学迷”，以二十年心力研究《金瓶梅》，新近出版《〈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一书，洋洋洒洒，达65万字，同时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书“揭秘”初稿在陆续整理写定中。

夕河君从事学术研究，厚积薄发，异军突起，颇有可关注之处。所以我先曾应邀参加过他的《〈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一书出版的座谈会，并发言赞赏。现在他又有《〈红楼梦〉原本文字揭秘》一书要出版了，嘱为作序，我理解也就是给读者介绍一下他这部新作的意义。这应该是表现一个年长一些的人乐于助人的机会，不见得非谦虚到坚决推托了不可，所以也就有些为难地答应下来。却转思我既不是“红学”家，又认识不久，于他的《红楼梦》研究知之有限，对这部新作的介绍，也就很可能只是粗读之下的一些感受了。

与前作《〈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探讨《金瓶梅》“原版”面貌的用心如一，夕河君此书的目标乃在揭秘《红楼梦》“原本”的真相，具体说是考证现存抄写时间最早的《红楼梦》甲戌本“才是最接近曹雪芹文字原貌的本子……最值得宝贵”。而与前作以逐回摘句校注成书的方式不同，此书实为现存《红楼梦》甲戌本的一个完整校注，乃以“校注”方式申明此甲戌本最接近曹雪芹原作。但两书都从方言俗语考论入手的方式，以及所遵循作者自创的“借音字说”原则，却是一以贯之，或说一脉相承的。

夕河君以《〈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的经验推至于《红楼梦》甲戌本的研究，认为旧、新“红学”某些学者由于不谙《红楼梦》中所用方言俗语，

有关甲戌本文字的校注不少是错误的；他们在误改、误删、误补或误释之余，以为甲戌本只是一个质量不高的后抄本，也是错误的，而原本文字真正的错误并不如现今校注本所列的那样多。现今校注本所认为甲戌本原文的种种所谓错误，其实多属应用方言俗语的语言特色，有的还是其文学描写的精彩之处。某些学者以今例古，看朱成碧，妄下雌黄，不仅把甲戌本改坏了，注错了，还进一步误以甲戌本为后出的抄本，从而淆乱了《红楼梦》抄本的谱系，误导了“红学”的发展。

夕河君由揭秘《金瓶梅》而移至于揭秘《红楼梦》甲戌本原本文字的原则，主要就是他所首创的古代通俗小说校注的“借音字说”。此说即在夕河君看来，“中国古代小说的抄本或印本文字虽有错讹，但数量极少。古典小说特别是明清小说中多使用‘借音字’，这很容易使历代校者产生误读，他们常以形误字或音误字待之”，而一旦作“借音字”看待，就可以知道原作某些看似错讹的文字，其实只是用了后人已经难懂的方言俗语，本来是正确的，还多精妙传神。从夕河君对有关《金瓶梅》《红楼梦》两书现今校注本大量的指误摘谬看来，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此有损原书，也贻误读者，亟待专家学者，能以尊重、同情、求解和勇于阙疑的科学态度与良好学风，而不是简单地以今例古，妄加裁处，对以若干名著为代表通俗小说文本做新的校注，也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夕河君二十余年所致力，正是这样一项工作。读者能看到的，是他继《〈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之后推出的这部《〈红楼梦〉原本文字揭秘》，又提供了许多精彩的释例，确证了作者所谓“借音字说”，不仅有相当的合理性，还有更广泛应用的可能性。而夕河君的这部《红楼梦》甲戌本校注，也因此成为当今诸校注本中对原本尊重、同情与理解最多也就是改动最少的本子。换句话说，这是一部最大限度地保留和恢复了甲戌本原貌的校注本，它的出版将为“红学”提供新的参考，受到读者的欢迎，是可以相信的。当然，书也不可能是完美的，我同样相信夕河君愿以此请教于学界特别是“红学”界的专家，成为“红学”中人。

夕河君现为诸城市教育局专职研究人员，正当年富力强，却包括本

书在内,已出与将出学术著作多部,成就斐然,可喜可贺。但古人云学无止境,从而学者既要脚踏实地,又应志存高远。我接触夕河君虽然不多,但已经感觉他是一位既现实而又富于理想的年轻学者。因此,有理由期待他循此更进,在学术上更加成熟,更多贡献。

感受而已,敬以为序。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泉城历下

(序作者系中国三国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水浒研究会会长、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读书贵在质疑

李庆平

伴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四大名著”的经典选篇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中学语文教材,成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文学名著,也越来越受到广大中学生的喜爱和追捧。《红楼梦》中不仅有很多重要片段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并且“红楼梦选读”也作为中学选修课在全国普及开来。

我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已30年。在长期的教育教学中,逐步总结出一些中学语文教学的规律,尤其在“学与读”方面,我特别倡导“学习贵在读书,读书贵在质疑”的教育理念。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确矣。也就是说,读者在广泛吸收优秀文化食粮的同时,更要善于找出书中那些不合理甚至错误的描述,这样的读法才会激发人的创造力,才会使读者终生受益。学生的读书和学习同样也是如此。

中学语文新课标在“课程目标”中明确提出要学生“养成独立思考、质疑探究的习惯”,在“发现·创新”条中提出要学生“培养探究意识和发现问题的敏感性。……学习用历史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提出自己的看法”。语文新课标在引导学生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应该说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然而好的导向还需要有好的“文学选本”做保证,才不至于让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敢于质疑的当代中学生挑出更多的问题来。现行中学语文教材在这方面做得显然还有欠缺之处。仅就“四大名著”中影响最大的《红楼梦》来说,纵观人民教育版、江苏教育版等流行的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篇目多使用现代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校注本,这个版本尽管

起到了普及《红楼梦》的作用,但由于不是原抄本,故在有关文字和注释上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妥之处。在这里,我仅就中学语文教材中所选“林黛玉进贾府”一节中的有关文字,和喜欢《红楼梦》的朋友们探讨一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红楼梦》是据庚辰抄本校注的,由于庚辰本是后抄本,与甲戌本相比,在文字上还是有较大差别的。这些差别主要体现在部分古文字和方言口语方面,如教材中将“碧纱橱”的“橱”字写作“櫺”,用今天惯用的“橱”字代替了小说原本中的“橱”或“厨”,就很容易引起人的误解,这“碧纱橱”是“床帐”是“隔断”还是“橱柜”?就很让人摸不着头脑。考证有关字书,“厨”、“橱”二字先出,而“櫺”字显然是一个后出字。我想,即使是使用这类后出字代替原字,也应在教材中作详细说明,以免误导学生。再者在某些方言口语的使用上,现行教材明显也不如原抄本中的文字好,如“刚才”、“说过”等词语,《红楼梦》原抄本作“才刚”、“说到”,而“才刚”、“说到”这些都是典型的方言口语,二者意思虽同,但原抄本显然是保存了大众化的口语,更具生活气息。仅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说,后抄本因为种种原因,将这些方言口语用普通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削弱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自然也是不合适的。

新课改对中学语文教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四大名著”的版本选用和文字注释上,更要求教材编者要贴近历史,精益求精。教育局教科所的王夕河同志,耗费大量心血,将《红楼梦》的最初抄本整理一遍,以最原始的文字将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深感其意义和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一者可以让大家一睹曹雪芹原著的风采,二者又为中学语文教材改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文本。衷心希望《《红楼梦》原本文字揭秘》一书的出版,能引起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也希望该书的出版,能为中学生的名著阅读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进而为中学语文教材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012年10月10日

(序作者系山东省诸城市教育局局长、哲学博士)

红楼一枝花(代自序)

伴随着 2012 年龙年的到来,耗费我近 30 年心血的《〈金瓶梅〉原版文字揭秘》,终于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从文字和方言角度,详细解读了明代“第一奇书”《金瓶梅》行文用字的多样性和奇特性,解决了至今未能解决的一系列文字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使《金瓶梅》的文本研究迈上了一个更高层次,同时也为明清小说特别是“四大名著”的文字校注提供了重要借鉴。

《金瓶梅》和《红楼梦》是明清小说的双璧,二书各具特色,在中国文学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金瓶梅》是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完成了由写英雄神话到写家庭生活的巨大转变,书中大量方言俗语和“借音字”的使用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红楼梦》显然是受了《金瓶梅》的影响,无论从小说的主题结构上,还是人物描写、故事情节等方面,都与《金瓶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通过《红楼梦》抄本中脂砚斋的精彩点评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红楼梦》同《金瓶梅》一样,特别注重行文用字的多样性,同时也大量使用方言口语,使文字更具通俗性和可读性。《红楼梦》在继承《金瓶梅》优秀文学传统的同时,在文字上还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文字描写上要更生动更传神更入木三分,可谓字字珠玑,句句精华,这是《红楼梦》胜过《金瓶梅》的地方,故我们说《红楼梦》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巅峰,诚不为过。

《红楼梦》自抄本出现至今,也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经过历代学人的精心研读,“红学”成为了一门系统的学问,在国内外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红楼梦》不仅是人人喜爱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还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其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但是在作者、方言文字等方

面,至今还存在一系列未能揭开的谜题,需要我们作更深入细致的考证和研究。我大学毕业二十余年专致力于明清小说的文字研究,附带版本。这里不妨暂避开作者等,先谈谈我对《红楼梦》文本和文字的粗浅认识,以求教于红学前辈。

先说《红楼梦》的文本。自1927年胡适先生发现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来,学术界统称的脂抄本已超十二种。除最早发现的甲戌残本外,还有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甲辰本、蒙府本、列藏本、梦稿本等重要抄本。排印本则有1791年的程甲本和1792年的程乙本。在已发现的各种抄本中,关于谁早谁晚,哪个抄本更接近曹雪芹文字原貌等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但甲戌本和庚辰本是最重要的两个抄本,已在学界达成共识。以胡适、俞平伯、周汝昌、陈毓罴、蔡义江为代表的红学家认为甲戌本要比庚辰本早,持反对意见的也不在少数。甲戌本不仅发现时间早,而且此本标明的抄写时间也最早,此本当是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抄本无疑。然而由于部分红学家对此本脂评认识上的偏差,对这个本子的抄写时间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甲戌本是一个后抄本,这个本子倒不如后来发现的庚辰本和己卯本重要。冯其庸先生是我所敬仰的一代红学大家,他在作者考证、版本考证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冯先生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写有《论庚辰本》的专著,用大量篇幅考证了庚辰本是己卯本的过录本,并认为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最后定稿的唯一抄本,也是最接近曹雪芹文字原貌的一个本子,此本最值得珍贵。通过多年对《红楼梦》文本与文字的对比考证和研究,我认为此说还有待商榷。在现行众多抄本中,只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抄本,才是最接近曹雪芹文字原貌的本子,才是最值得宝贵的。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找出了大量确凿的文字证据,来证明庚辰本和己卯本等后抄本中的文字确实不如甲戌本好,庚辰本等后抄本确实是对甲戌本的文字作了妄改。在此,我仅举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本中共有的一个典型例子,来证明我的论断。

在甲戌本“贾宝玉初试雨云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一回中,说贾琏的侄儿贾蓉来问凤姐借玻璃炕屏,贾蓉费得好言好语借得刚要走,凤姐忽又想起一件事来,便传他回来,此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贾蓉忙复身转来,垂手侍立,听何指示。”

关于这段话中的“听何指示”一句，后抄本在行文用字上各不相同。查甲辰本、舒序本同甲戌本，而已卯本、庚辰本、梦稿本等则作“听阿凤指示”，到戚序本和蒙府本则成了“听何示下”。那么“听何指示”、“听阿凤指示”和“听何示下”这三种说法到底哪种是雪芹原文呢？而“听何指示”在各抄本中又是如何演变的？这让红学家们莫衷一是。我们对照当今颇具影响力的几大版本，对此句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但始终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听何指示”在整段话中初读起来好象别扭，前后语气似不连贯，文意上好像也解释不通；而“听阿凤指示”显然又不像是叙述语言，与曹雪芹文风又格格不入。一些红学家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苦于找不到“听何指示”为何演变成了“听阿凤指示”的真正原因。查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校本《红楼梦》，对此句作注曰“此语颇似脂批口气，疑为脂批在传抄中误入正文”。林冠夫先生在其专著《红楼梦版本论》中也坚持“听阿凤指示”一句是脂批窜入正文。认为“去掉这几个字，成为‘贾蓉忙复身转来，垂手侍立，那凤姐只管慢慢的吃茶’，不仅不影响原意，而且在语言上反而更加干净利落”，并专门拿这个例子来证明甲戌本的文字晚于庚辰本。今天看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本对此语的注释和林冠夫先生的判断皆有误，并没有揭示出原本文字在传抄过程中的事实真相。“听何指示”一句是甲戌抄本原文，也是曹雪芹最原始的文字无疑，倒是“听阿凤指示”当是后人妄改了的文字，是后出的。很显然，如此不合情理的文字是绝不会从字斟句酌的曹雪芹口中说出的。那么，理解“听何指示”这句话的关键在哪里呢？我认为当在句中的“何”字上。查诸字书，“何”字不仅读“贺”音，在古代经典中还与“侯”通用，而“侯”、“候”二字读音完全相同，二字在古代经典包括《红楼梦》中也是互用互出的，故这句话中的“何”字实际并不是本字，而是“候”的通借字，其音义皆同“候”，是“等待”的意思。如此一解，这句话的意思就非常明确了，“听何指示”实际就是“听候指示”，也就是等候凤姐指令的意思。如果理解了“何”、“候”可以互借，我们会恍然大悟，曹雪芹这句原文并不误，也不可或缺，更不存在所谓语气不连贯的问题。而那些认为此句不通的人，显然是把“何”字读成了“贺”音。

那么，如此简洁明了的一句话是如何演变成“听阿凤指示”的呢？我

看这就牵扯到抄本在抄写过程中的妄改问题。由于庚辰本和己卯本的抄写行款大致相同,红学家已考证出庚辰本和己卯本的密切关系,并考证出今己卯本是据怡亲王府本过录的。因为这个怡亲王府本没人见过,我想,这句话在怡亲王府原稿本中很可能就是“听何指示”。而已卯本在过录时,由于抄写者文字水平不高,就误解了“听何指示”一句,他认为这句话有欠合理,并想当然地认为作者是将“阿”形误成了“何”字,故在抄写时随意将“何”改成“阿”,并添加了一个“凤”字,这样就演变成了今天己卯抄本上的“听阿凤指示”这句不伦不类的话。查甲戌本这段话的上面,正有脂砚斋一段眉批,作“传神之笔,写阿凤跃跃纸上”。抄写者可能是依据这段脂批,弄巧成拙地将“听何指示”误改误抄成了“听阿凤指示”的。这看似不经意的一改,不仅误导了读者,也让历代红学研究者一头雾水。所以说,“听何指示”一句是曹雪芹的原稿正文无疑,并不是什么脂批移植误入正文。而戚序本、蒙府本中的“听何示下”,也应是抄写者误抄误改的结果,此改虽与原文相差不大,但也不是雪芹原笔。

后抄本对甲戌本这句原文的误改,就已经说明了甲戌本和己卯本、庚辰本等后抄本孰先孰后的问题,而甲戌本和后抄本之间的文字优劣,也不言自明。当然,后抄本中对甲戌本误改的文字还有很多,我会在书中逐一详解,以奉献方家和广大读者。

再谈《红楼梦》抄本的有关文字问题。《红楼梦》中大量俗写字、借音字和方言口语的广泛运用,同《金瓶梅》如出一辙,这也是明清小说的显著特色。关于这类文字,今人也多有误解之处。一些红学家经常提到《红楼梦》抄本中的这个“博”字,将其作误字待,其实不然。“博”字在俗写中左偏旁就是“心”字,写成“心”字旁,这个俗字所表达的意义和写成“十”字旁是完全相同的。像这类俗写字,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已经约定俗成,今天我们再把它当作误字对待,显然已经不合适。再如《红楼梦》诸抄本中经常出现的“贯”字,常用来代替“把帽子戴在头上”这个“冠”。很多红学家同样认为这个字是误写,其实也不是。查诸字书,“贯”、“冠”二字读音完全相同,又查《释名》:“冠,贯也,所以贯韬发也。”所以说,“贯”字纯粹是“冠”的借音字,它只是借用了“贯”的音,表达的却是“冠”义。“贯”、“冠”二字在俗写中经常互借,故也不可作误字对待。《红楼梦》抄本中的这类“俗写字”和“借音字”相当多,这类字的普遍运用,不仅印证

了我在《金瓶梅》研究中提出的“借音字说”是真实可信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对于这类本来正确的“俗写字”和“借音字”,当今的权威校本多作了形误字或音误字来对待,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多年来,通过研究《金瓶梅》中的行文用字,我对这类“借音字”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今天,到了该为它们正名的时候了。“四大名著”中的其他作品,也存在着类似的文字问题。如今,我已将“借音字说”广泛运用于明清小说尤其是“四大名著”的研究,并在《西游记》《水浒传》等名著中得以互证。“四大名著”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浏览当今的众多校本,很多文字并没有遵从原著,甚至改得面目全非。如果能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提供一套最符合原貌的名著校本,则是我的最终心愿,也是我搞这项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它代代相传,历读弥新,散发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2013年是曹雪芹辞世250周年,2014年又是甲戌本问世260周年,值此举世纪念之际,谨以此书缅怀这位英年早逝的文学巨匠。也真心希望这部再现雪芹文字原貌的著作,能够让读者重新认识这位满腹才华的伟大作家,以激起国人对经典文化的浓厚兴趣。

王夕河

2012年书于山东诸城